

等车的清晨

□南京 卢云

南方的冬天通常比较湿冷,南京也不例外。连续的几日阴风冷雨之后,难得出现了晴空万里,这样惬意的早晨我和三岁的儿子在路边等公交车一点也不冷。时间尚早,我索性带着他穿过站台后面的慢车道,到安全的红砖步道上去看大树和落叶。

梧桐树的叶子落了一地,橙黄和暗黄的叶片上泛着晶莹的露珠,与红色的地砖和黄色的草地相映成趣,儿子欢快地跑过去踩得落叶沙沙作响,仿佛奏响了一曲冬日恋歌。

踩着,踩着,这个幼儿园小班的小朋友突然一脸惆怅地问:妈妈,树叶落下了,大树会哭吗?我没想到他会由落叶想到这么有感触的问题,一瞬间心底被某种柔软的东西击中了,蹲下身子揉了揉儿子,摸了摸他的小脑袋,犹豫着该用阳光的正能量回答他,还是用离别的悲壮心情告诉他。

我用成年人的狡黠,反问他:你觉得呢?儿子认真地说,它会哭的!我在想儿子是落叶触动了伤春

悲秋之情,这是自己有心事要哭泣倾诉呢?又问,那怎么办呢,我们怎么安慰它?儿子转瞬笑了,眯缝起小眼睛,如同披着披风的超人将手臂高高扬起。只见他一只小手攥紧拳头,另一只手小食指指向天空中的树梢,神气活现地说,我知道办法了,等明年春天它就会长出新的叶子了。他就这样自问自答一番,由忧愁到快乐,只用了云淡风轻的一秒钟,就解决了问题。

等车的空闲,他把手里拿着的幼儿园要上交的新年调查纸,歪歪斜斜卷成了纸筒。这纸筒成了他的百宝箱,一会儿当成秘密地图寻找宝藏,一会儿当成话筒纵情歌唱,一会儿又当作望远镜远眺四方。他眯着一只小眼睛,借着“望远镜”抬头看看蓝天白云,说要寻找飞机的踪影,看见废弃的烟囱说是怪兽的城堡,看见远处的门面房说是深长的隧道,那架势就像探险的海盗队长在无边无垠的大海上乘风破浪探险寻宝。说话间,几只小鸟叽叽喳喳飞上了树梢,树上没看见鸟巢,不知

道它们是如何过冬的。我问儿子没有飞往南方过冬的小鸟会冷吗?儿子笃定地回答,不会的,小鸟有属于自己的小被子,你看它面前有毛绒绒的小肚子。我讶异于他如此细腻发现和丰富的想象,更慨叹成人对生活观察的麻木和游离。

回归大自然,不用高档美食和玩具,不用锦衣华服和车房,几棵梧桐树和草地,一张纸片,几只鸟,就成了孩子快乐的源泉和无穷的乐园。快乐如此简单,世界如此美妙,我们如此富足,可又有多少人忘了出发时的初心,忘了珍藏这平凡的美好呢!

人生是一场没有回程的旅行,这一刻,生处世间,第一次我盼着车慢一点,再慢一点儿来,让我们在这焦虑横行的快速道边,停一停,再停一停。孩子,在这等车的清晨,我要多听听你稚嫩的声音,多看看你独特的视角,这充满童真的想象和思索,如冬日暖阳抚慰着一颗颗疲惫忙碌的心灵,照亮了一颗颗渐染风霜的灵魂。

身能力的进步。一段时间里,“自己来”甚至成了咕噜的口头语。过去不善言表的咕噜,如今不但成了家里的“话唠”,而且还能够在课堂上介绍自己的画作,也开始在集体照片上“露面”了。

咕噜的运动天性也显露了。滑板车、平衡车、小自行车,这三样车,她都能熟练驾驭。一次去体育馆,看见其他小朋友在滑轮滑,她便跃跃欲试,觉得好玩就报了名。

每到放学时间,小区中心场地成了小朋友另一个大操场。咕噜也会与大一点的同伴“疯”上一阵,还会与带孩子的阿姨们,时不时聊上几句。

与咕噜一起“朝九晚五”,开心。

咕噜

□上海 夏儿

一首歌是这样唱的:“你笑起来真好看,像春天的花儿一样”。孙女咕噜,就是我们家里的一朵小花。

说是家中有娃不愁长。可不一转眼工夫,咕噜到了人托年龄,担心随之而来。一来她话语不多,而且见到陌生人更加胆小。二来在家解决“方便”也非易事,更不要说在托幼儿园里。恰逢夏令营,半个多月的强化训练,咕噜脱去了拉拉裤,能过此关,着实让我们松口气。

不过担心仍然还在,如果她到了托幼儿园,不怎么会合群咋办?巧得是托幼儿园旁有个游乐场,为了培养她与人接触的能力,于是特地买了卡。一段时间后,咕噜与小朋友之间并没隔阂,显露其活泼好动的一面。

入学后,咕噜每天由爷爷送与接。开始,或许是害怕或许是壮胆,到了那里,总要哭闹了一阵。几天之后,习惯成自然,好像也不那么讨厌去托幼儿园了。放学时,看到她蹦蹦跳跳从教室出来,看来担心是多余的了。

有段时间,咕噜特别钟爱蓝色,在她眼中蓝色最美丽。而众多玩具当中,蓝色毛绒海马是咕噜的最爱;每每遇到不开心,拿了海马就会忘了;睡觉时也必须放在枕边。蓝色海马,给了她十足的安全感。

不知为何,咕噜改换喜好爱上了粉色,什么都唯此为佳,且新买小自行车也选择此色。经观察,其中反映出咕噜心智的提高,还有自

抢亲

□高邮 姚正安

事情发生在我10岁那年的冬腊月。

一天下午,天很冷,风挺大。我在河边看几个村人拉扒网(一种捕鱼的工具)。一抬头,看见西边不远的坝头上,几个男的将一个姑娘抱上船,四条篙子,一条小船飞也似的远去了。

我家屋后是一条东西走向的无名小河,沟通南北的堤坝离我家很近。小河向东直通大溪河。大溪河,弯弯曲曲流向兴化城脚;向西与平胜河相连。在小河与平胜河相交处,住着我们大队的两个生产队,俗称田里。与田里相对的是庄上,庄上住家六个生产队。

不多会,便有几个身高个大的男的吵吵着从我家门前走过,直向西奔去。

“简直反了,敢抢人,把他的牢翻了。”“一定要抢家来,这像个什么话。”“不得王法了,好日大天,抢人!”

我认得那几个男的,住在我家东边,只隔三四家。接着,男男女女

老老少少,都从家里走出来,汇聚到不宽的巷子里。大家你一句他一句地议论开了。

“还有几天就结婚了,等不及啦,还动手抢,这算什么啊。”“你们不晓得,女方向男方要彩礼,男方家里穷,小伙又在部队当兵,哪拿出钱啊。”

男女双方都是一个大队的,男方住田里,女方在庄上,大家都知道根底。

“不管怎么说,有事好好商量,动枪总是不好。”“这也是不是办法的办法,春节后,小伙子就要回部队了。”“这个父母也是的,要什么彩礼,小两口合意就行了。”“人家也不是在乎钱,估计也是争个面子。”

公说公有理,婆说婆有理,有一搭无一搭地拉呱着,反正,农闲没事,就好像青菜汤里撒了味精,这事给大家的生活添了点乐趣。

我站在妈妈身边,斜着头听着,似懂非懂。忽然,一个奶奶辈的老年妇女,把叼在嘴上的香烟夹到手指上,对周围人招招手,压低声

到汉尼拔去看马克·吐温

□南京 王一苇

爸爸对河流有一种莫名的情结。他知道密西西比河穿越我读书的校园,不止一次地给我唠叨,要多多观察这条河流,福克纳、马克·吐温……美国文学巨匠中多得是扎根于河流中的人物。我总是敷衍他说,好的,好的,我有空去看看马克·吐温吧。其实,密西西比河的长度与长江不相上下,壮阔悠长,贯穿整个北美大陆,我在明尼苏达州,马克·吐温的家乡在佛罗里达州,北南互望,地隔万里,哪是说去就能去的?

但机会还是来了。教授组织课余实地考察活动,地点就在佛罗里达州的密西西比河边上,我想也许有机会寻访马克·吐温的足迹,就回复邮件报了名。

跟着教授考察结束后,我向教授报备,自己踏上了去密西西比河西岸,隶属于密苏里州的汉尼拔的路途。一路经过美国南部风情,郁郁葱葱,山明水秀,许是密西西比河的润泽所致吧。汉尼拔小镇小巧玲珑,东面面对的就是密西西比河,波光粼粼,烟波浩淼,因为马克·吐温,几乎处处都可见与其作品和笔下角色相关的痕迹。可能是工作日的缘故,镇上清幽静谧,少有人踪,我的到来,仿佛是一位稀客,是一远道而来的故人。

忙里偷闲,我散漫地走走看看。故居博物馆中陈列着马克·吐温的初版图书,因岁月蹉跎而泛黄发皱;他早年的儿子的玩具古拙朴素却蕴藏着一个家庭的隐痛;作家在意大利亲手雕刻的送给妻子的首饰盒,别致有趣,礼轻情重,浸淫着一位曾经的密西西比河上少年水手的柔情似水。我徘徊在这栋白色小楼周边,端详这座马克·吐温生活过七年的地方,默想:为何他的文本还能不断重印流布人间?马克·吐温九岁到此,父亲在他还不满12岁时的猝然离世,使得这个子女众多的家庭骤然陷入困境。他辍学后到处打短工,做过杂货店的伙计、铁匠的帮工、药房的杂工、印刷厂的学徒、送报员、排字工,等等,后来去到哥哥办的报社写文章,开始展露出他幽默诙谐的过人天赋。

1863年,萨缪尔·兰亨·克莱门开始使用“马克·吐温”的笔名。说到这个名字,一般认为是源自其早年水手生涯。萨缪尔在密西西比河上曾当过五年的领航员,测量水深时,当地水手常喊“Mark Twain”来指出距离可以使船搁浅的地方12英尺的航线,确保航行安全。我和博物馆的一位工作人员聊到兴起时方才知,虽然这个笔名有着无可辩驳的职业特色,但故事其中还另有曲折。马克·吐温的船长塞勒斯,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航员,闲暇之余曾不时以笔名“马克·吐温”为报纸写些介绍密西西比河掌故的小品。1858年,船长发表了一篇预测新奥尔良市将被水淹没的文章,萨缪尔看到后,玩笑般地模仿他的笔调写了一篇多少有些尖刻的讽刺小品。谁知这篇游戏文章深深刺痛了老船长,他从此弃笔,“马克·吐温”这个笔名也就此销

声匿迹了。四年后,已是媒体记者的萨缪尔得悉塞勒斯船长去世的噩耗,很为自己当年的恶作剧追悔不已的他决心弥补过失,便继承了“马克·吐温”这个笔名,开始了自己的笔墨生涯。

1873年,马克·吐温同查尔斯·华纳合作《镀金时代》,这也是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。《镀金时代》概括描写了当时弥漫整个美国的投机发财心理,小说中的塞勒斯永远沉醉于那些冒险计划和虚幻的企业,现实中的生计却每况愈下。英文书名“The Gilded Age”一词也很快被广泛用以形容美国从南北战争结束到20世纪初叶的历史时期,当时政治腐败、以及崇尚实利主义的社会状况,名副其实“镀金时代”其实。马克·吐温另一部在中国大陆家喻户晓的小说《百万英镑》中,一个持有巨款的穷汉,在惶恐中得到了满意的消费和体面的服务,却丝毫不肯付账。被拜金思想所绑架的人性在一张百万巨钞面前,显得何其廉价和脆弱。

1876年,马克·吐温的长篇小说《汤姆·索亚历险记》出版,这部老少皆宜的作品以他童年记忆中的汉尼拔小镇为背景,直到现在,每逢国庆日周末的汤姆·索亚日,依然会有小读者们打扮成汤姆和他的红颜知己贝琪·撒切尔的模样来汉尼拔游玩;还有的孩子们则会在马克·吐温故居所在的街上竖起一段段围栏,以粉刷围栏比赛这种独特有趣的方式共同庆祝这本不朽经典的流传。

1883年前后,马克·吐温在创作游记《在密西西比河上》时,一针见血地揭露过政党和新闻媒体的沉湎一气,他如此说道:“国王是贵族社会不自由的仆人,国会带着选民铸成的锁链开会,而报纸的编辑总和某一个政党联系在一起,如果不照顾自己的信徒的意见,就没有一个传道者能够自由发言和全说实话。”而《竞选州长》更是马克·吐温对美国社会民主政治制度进行的全方位揭露和抨击。

1894年,马克·吐温的家庭连遭不幸,两个女儿一病一死,妻子的健康也日趋恶化。他投资制造的自动排字机失败,而他也因此破产。为偿还债务,他外出旅行演讲,行走天涯,江海漂泊。1900年10月,旅居欧洲几近十年之后,马克·吐温回到美国。再十年后,马克·吐温病逝。

有人说,马克·吐温是独一无二的,无法相比的,他是美国文学中的林肯。而福克纳说,马克·吐温是第一位真正的美国作家,我们都是继承他而来。马克·吐温在密西西比河上作领航员的时候,为他的弟弟亨利在宾夕法尼亚号货船上谋到了一份做文书的差事,之后便自行先回圣路易斯去了。但宾夕法尼亚号在返航途中不幸发生爆炸,弟弟在危险之时奋不顾身地抢救他人,身受重伤,又被庸医所误,最后不治身亡,这令马克·吐温悲痛欲绝。

密西西比河上,流淌着马克·吐温太多的情感。

青石街

NEW SUPPLEMENT 488 号

投稿邮箱:xinfukan@126.com